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简·爱

(英)勃朗特 / 著

贾文渊 / 译



Jane Eyre





·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大文库 ·
轻松阅读 · 畅享收获

简 · 爱

(英)夏洛蒂·勃朗特 / 著 贾文渊 / 译

Jane Eyre



北京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e,C.)著;贾文渊译.
—3版.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378-3459-9

I. ①简… II. ①勃… ②贾…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454号

书 名 简·爱

编 译 贾文渊
责任编辑 关志英
特约编辑 高 洁
策划出版 徐现江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18911770988 18911770989(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bywychs@126.com
印刷装订 三河市杨庄第七印刷厂

开 本 700×960 1/16
总 字 数 323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1年2月第3版
印 次 201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459-9
定 价 24.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简·爱》第一版不需要作序，因此我没有作，这次出第二版，就该讲几句致谢的话，并且发表一些其他评论。

我应该向三方面表示感谢：

感谢读者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了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

感谢报界以真诚的赞赏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奋斗者敞开一个公正的领域。

感谢我的出版商以自己的胆识、坦率的慷慨和求实的态度，不遗余力地帮助了一个未经推荐的不知名作者。

对我来说，报界和读者大众并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所以，我也只能对他们泛泛表示感谢，可是我的出版商却是具体的，那些宽宏大量的批评家也是具体的，是他们给予我鼓励。只有心怀博大，境界高尚的人才懂得怎样鼓励一个苦苦奋斗的无名人物。对于我的出版商和出类拔萃的评论家们，我要诚挚地说：先生们，我衷心地感谢你们。

向帮助过我、对我表示过赞成的人们致谢后，我要转向另一类人。就我所知，这些人为数很少，但是，不能因此便忽略不顾。我指的是那些谨小慎微，或者吹毛求疵的少数人，他们怀疑诸如《简·爱》这类书的倾向。在他们的眼睛里，只要非同寻常，便是谬误。偏执本是罪恶之渊藪，虔敬则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然而，这些人却将抗议偏执的呼声看做对虔敬的凌辱。我要向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指出一些浅显的道理；我要提醒他们注意一些简单的真理。

习俗并非道德，伪善也非宗教。抨击习俗并不等于攻击道德：揭去法利赛人^①的假面具也不能看做向荆冠^②举起不敬的手。

这些概念和行为完全相反。它们就像邪恶和美德之间的区别一样明显，人们却常常把它们混淆起来，然而它们却不该混淆在一起。表面现象不该误认为真相。世人狭隘的教条，目的只是让少数人受到推崇，受到鼓舞，决不该取代基督拯救世界的教义。我要再说一遍，它们是不同的。把它们清楚醒目地划分开来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

世人也许不喜欢看到这些概念被区分开，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它们混同起来，觉得把表面的虚饰当成实在的价值更方便，让刷白的墙壁证明神龛的纯洁更简单。世人或许会憎恨那些敢于探究、敢于揭露、敢于刮去镀金现出金属本色、敢于身入坟墓揭示其中尸骸的人，但是，人们尽管憎恨他们，却会受到他们的恩惠。

亚哈不喜欢米该雅，因为米该雅为他所作的预言从来只说凶不说吉。也许他更喜欢基拿拿的儿子，因为他专好谄媚。然而，假如亚哈不听奉承，听听逆耳忠言，或可逃避那场血腥的死亡^③。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人，他的话不是为了打动那些娇柔的耳朵而讲的。照我看来，他站在社会的大人物面前，向他们陈词力谏，就像音拉的儿子站在犹太和以色列诸王的面前一样，他说出的真理与音拉的儿子讲的一样深刻，他的力量也像先知一样强大，他的气度也一样大胆无畏。写了《名利场》的那位讽刺家受到社会上层的褒扬了吗？我无从判断，但是我认为，如果受到他讽刺烈火焚烧、受到他谴责光芒照耀的人们能及时接受他的警告，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也许能够逃避灭顶之灾。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样一个人呢？读者，我之所以提到他，因为他从他身上看到的智慧，比他同时代的人愿意承认的更加深刻、更为独

①古代犹太教派。《圣经》中借喻表面虔诚的伪善者。

②《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处死前，被戴上荆棘编的冠冕。

③《圣经·旧约·列王纪》第二十二章典故：亚哈听了奉承和引诱出兵败北。

特；因为我把他看做当代首屈一指的社会改革家，看做为匡正时弊而奋斗者中的巨匠。因为我认为对他的作品横加评论的人，尚未找到适合他的比喻，尚未找到能恰当描绘他那非凡才能的词语。他们说他们像菲尔丁^①。他们谈论他的才智、幽默、诙谐才能。他与菲尔丁相似，犹如一只鹰隼与秃鹫相似。菲尔丁会扑向腐肉，萨克雷却从来不会。他的才智是杰出的，他的幽默是迷人的，但是这两种才能与他严肃的天才相比，就像夏日一团浓云边缘闪烁的片片电光与云团中央孕育着的致命电能一样。最后，我提到萨克雷先生，是因为我将《简·爱》的第二版献给他，希望他能接受我这个素不相识者的奉献。

柯勒·贝尔^②

1847年12月21日

①英国18世纪讽刺喜剧家、小说家。

②夏洛蒂·勃朗特发表《简·爱》用的笔名。

目 录

序.....	001
--------	-----

第 1 部

第 一 章	003
第 二 章	007
第 三 章	013
第 四 章	019
第 五 章	030
第 六 章	040
第 七 章	046
第 八 章	053
第 九 章	059
第 十 章	065
第十一章	073

第十二章	086
第十三章	094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12

第 2 部

第 一 章	125
第 二 章	132
第 三 章	148
第 四 章	160
第 五 章	168
第 六 章	180
第 七 章	197
第 八 章	203
第 九 章	211
第 十 章	227
第十一章	237

第3部

第一章	249
第二章	271
第三章	285
第四章	294
第五章	302
第六章	308
第七章	318
第八章	328
第九章	347
第十章	356
第十一章	364
第十二章 结局	381



第
7
部

■ · 第一章

那天不可能再去散步了。我们早上已经上那片树叶已经落尽的灌木丛中闲逛过。没有客人时，里德太太的午饭开得很早，饭后，冬天凛冽的寒风刮来黑沉沉的乌云和冰凉刺骨的冷雨，要想再出户外活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这倒让我觉得挺高兴，我向来就不喜欢长时间散步，尤其不喜欢在冷飕飕的下午散步。想到在阴冷的黄昏时分回家，手指和脚趾都给冻僵，我就觉得可怕。而且还得挨保姆贝西的一通责骂，让我觉得很伤心。另外，我觉得体质不及里德家的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这三个孩子，又让我心里感到低人一等。

这时候，伊莱扎、约翰和乔治亚娜正在起居室里，围在他们母亲身边。她斜靠在壁炉边的一只沙发上，心爱的儿女都聚在膝下，此时，他们既不相吵，又不哭闹，她看上去十分幸福。她不让我跟他们聚在一起，她说她不得不要我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说是她不能把这种特权给我，因为它本来属于那些知足而快乐的孩子们，除非贝西告诉她，并且她自己亲眼看到我经过认真的努力，的确变得天真、随和、活泼可爱才行——也许那是一种比较轻松、比较坦率，更加自然的东西吧。

“贝西说我什么啦？”我问道。

“简，我可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问底的人。另外，照这样打断大人的话可是绝对不允许的。走开，找个地方坐那儿待着，闭上你的嘴，等你学会说让人开心的话再开口。”

起居室隔壁是一间挺小的早餐室。我悄悄躲了进去。屋里有个书柜。我很快找到一本插图很多的书，拿着它走进窗户前的座位里，把脚提上去，像个土耳其人那样盘起腿，然后把厚厚的红窗帘几乎完全拉上。这样一来，我可就像躲进个神龛里一样，双重隐蔽起来了。

一褶一褶的红色窗帘挡住了我右边的视线，左边却是透明的玻璃窗，既能保护我免受十一月的严寒，又能让我领略到室外的景象。在我阅读中翻动书页的时候，就举目扫视一下那个冬天午后的景色。远处的景物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白色雾霭之中，眼前是湿漉漉的草坪和遭受过暴风雨袭击的灌木，连绵不断的雨丝被一阵阵哀号着的狂风刮得飘摇不定。

我又把视线收回到手中的书上来，我看的是一本比伊克的《英国鸟类

史》，总的说来，上面的文字我不太喜欢，然而，尽管我那时还是孩子，有几页说明我也并没有当做空白页翻过去。有几页描写的是海鸟的栖息地，说“只有那些孤寂的岩石和海岬”是它们经常光顾的地方，说那些地方在挪威崎岖的海岸上，从最南端的林蒂斯内斯——或称纳斯——到点缀在北角的许多海岛：

北冰洋卷起巨大的旋涡，小荒岛承受凄楚的拍击，

大西洋激起滔天的巨浪，暴风雨摧残着赫布里底。

我也注意到了书上提到的许多荒凉海岸：拉普兰、西伯利亚、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新地岛、冰岛和格陵兰，那里是“广袤的极地，没有人烟的荒凉地带、冰雪库，无数个世纪的隆冬使之变成一片坚实的冰原，一座座白皑皑的冰峰，高似阿尔卑斯山峰，环绕着北极，积聚起威力极大的严寒”。我的脑海中对那种死寂的白色世界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概念，就像孩子们心中许多似懂非懂的概念一样，然而又生动得出奇。这几页说明文字与紧接着的插图相关联，插图特别强调出傲然屹立在海边，承受着浪花飞溅和惊涛骇浪的岩石，突出了搁浅在荒滩上的破船，还有像鬼魂般的月亮从云缝间窥视着一条正在下沉的孤船。

我不能清楚表达我对那种景象的感觉，可我觉得那就像一个孤寂的墓地，林立着刻满铭文的墓碑，有一扇大门、两棵树，围着断垣，似乎我是在从很低的地方观看，初升的月亮带来了昏暗的夜色。

那两条船显现在凝滞的海面上，我感到那就是海中的幽灵。

魔鬼从背后按住了窃贼的包袱——那真是个可怕的景象，我连忙翻过那一页。

那个头上长角黑黢黢高坐在岩石上的东西，正望着远处一群围着一个绞刑架的人，也真是一幅可怕景象。

每一幅插图都在讲一个故事。对我这么一个理解力还不强，感情还不够细腻的孩子来说，那都是些神秘而饶有趣味的故事。贝西在冬天的夜晚有时候突然来了兴致，就把熨衣服的桌子搬到婴儿室的壁炉前，让我们围坐在她身边，一边熨烫里德太太的带花边和褶子的睡衣睡帽，一边满足我们这些孩子听故事的欲望，讲些爱情故事和冒险故事，这些故事有的选自古老的童话和歌谣，后来我才知道，有的是选自《帕美拉》和《莫兰伯爵亨利》。

我低头读着膝头上这本比伊克的书，心里觉得很愉快，至少有我感到愉快的地方。我什么都不怕，就怕有人打扰，可惜打扰来得太快。早餐室的门让人打开了。

“嗨！阴险丫头！”约翰·里德的声音喊道。他停顿了一下，显然认为屋子是空的。

“她躲在什么鬼地方啦？”他接着说道，“利兹^①、乔琪^②（他这是在叫他的姐妹们），琼^③不在这儿。告诉妈妈说，她跑到外面去淋雨了——该死的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想道。我真心希望他别发现我躲藏的地方。约翰·里德自己倒也不会发现。他的眼光和头脑都不够敏锐。但是伊莱扎把头探进门里来一看，立刻开口说：“杰克，她肯定在窗户前的座位上。”我立刻就走了出来，因为我一想到会被那个叫做杰克的拖出来，就吓得浑身直发抖。

“你想要什么？”我怯生生地问道。我的态度有些尴尬。

“要说：‘你想要什么，里德少爷？’”他这么回答我的问话，“我要你上这儿来。”他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做了个手势，表示要我走到他身边，站在那儿。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小学生。他比我大四岁，我那时才十岁。他长得过于肥壮，与他的年龄不相称。皮肤色素沉着，显得很健康，宽阔的脸盘上长满横肉，四肢粗壮，手脚肥大。他吃饭时向来狼吞虎咽，结果养成了一副坏脾气，长成一对目光蒙眬的眼睛，积攒了一脸松弛下垂的横肉。他这时候本来该待在学校的，可是他妈妈说他“身体虚弱”，把他接回来过上一两个月。学校的老师迈尔斯先生口气肯定地说，只要家里给他送去几块甜点和糖果，他准会平安无事的。但是这位母亲却听不进这么刺耳的说法，宁愿相信自己的柔肠，认为约翰脸色不好是因为学习用功过度，也许是因为过分想家。

约翰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妹没有多少感情，对我可是满怀憎恶。他欺负我，虐待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两回，他不断地找碴儿欺负我。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害怕他，一见他走近，我骨头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会吓得收缩起来。有时候，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因为我不论受了他的恐吓还是受到折磨，都没有地方申诉。仆人们不愿站在我这一边，以免得罪他们的少爷；每逢遇到这种事情，里德太太就装聋作哑，虽然他时常当着她的面对我又打又骂，可是她既看不见她儿子打人，也听不见他咒骂。不过，他背着她打我的次数更多。

我已经习惯于服从约翰，便走到他的椅子跟前。他冲着我把舌头长长伸

①伊莱扎的昵称。

②乔治亚娜的昵称。

③简的别称。

出来，要是伸得再长一点儿就要把舌根拉伤了，他就这样把舌头一直伸了三分钟之久。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动手打我了，虽然害怕，可心里还是在嘲笑他扮出的那副让人作呕的丑陋嘴脸。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出了我的这种想法，因为他二话没说，突然就朝我狠狠打来。我踉跄着后退了几步，这才站稳，站得离开他的椅子一两步远。

“打你是因为你刚才回答妈妈的问话态度无理。”他说，“因为你鬼鬼祟祟躲到窗帘后面，还因为足足有两分钟你眼睛里露出那种该死的神气，你这只老鼠！”我听惯了约翰·里德的漫骂，从来没想过要回嘴。我担心的是怎么承受侮辱过后肯定会跟着来临的殴打。

“你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道。“我在读书。”

“把书拿来。”我回到窗前，把书取回来。

“你无权动我们的书。妈妈说啦，你是个依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爸爸没给你留下一个子儿。你本来该去讨饭才对，不该在这儿跟我们这种上等人家的孩子一起生活，不该跟我们吃一样的饭，穿用我妈的钱买来的衣服。我得教训教训你，看你敢不敢再乱翻我的书架，那些书可都是我的，整个房子都是我的。反正用不了几年就归我了。去，站到门口，别靠近镜子和玻璃。”

我不明白他的用意，照他的话做了。一见他举起那本书作投掷状，我本能地尖声喊叫着往旁边闪身，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本书正打在我身上，我倒了下去，脑袋撞在门上，碰破了，伤口鲜血直流，疼得像刀割一样。我的惊恐已经越过了顶点，接着而来的是其他各种情感。

“恶毒残忍的小子！”我说，“你就像个凶手——你就像个鞭笞奴隶的坏蛋——你就像那些罗马的皇帝！”

我读过戈德史密斯的《罗马史》，脑子里形成了自己对尼禄、卡里古拉等皇帝的看法。我在心里默默地把他们跟他作过比较，可从来没想到会大声讲出来。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喊道，“你胆敢对我说这种话？伊莱扎，乔治亚娜，你们可都听见了吧？我不告诉妈妈才怪呢。可是首先我要……”

他径直朝我冲过来。我感觉到他抓住我的头发和肩膀。他也发现自己在跟一个不顾死活的东西搏斗。我真的把他当成个暴君、凶手了。我感到一两滴血从脑袋上顺着脖子流下去，还感觉到有点刀割般的疼痛。这些强烈的感觉当时压过了恐惧，我便疯狂地跟他正面交起锋来。我记不得当时怎么用手打的，可他嘴里不断地大声骂我“老鼠！老鼠！”立刻就有人为他求援，伊莱

扎和乔治亚娜跑去找里德太太，她到楼上去了，这时连忙赶到出事地点，身后跟着贝西和她的使女阿博特。我们被拉开了。

我听到有人说：“天啊！天啊！简直发了疯，居然扑上去打起约翰少爷来啦！”

“这种疯劲可真少见呀！”里德太太这时候接上了话碴儿，“把她拉到红屋子里，锁起来。”

四只手立刻就抓在我身上，不由分说，把我拖上楼去。

■ · 第二章

一路上我不断地反抗着，这在我来说可是头一次，这种场合使我不由得想放纵一下。贝西和阿博特对我的恶劣印象因此大大加深了。事实上，我干得有点过火，或者像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有点超出自己的常态。我意识到，片刻的反抗过后，难免遭到异乎寻常的惩罚，我就像那些起而反抗的奴隶一样，绝望中打定了主意，要反抗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阿博特，她简直像只疯猫。”

“真不要脸！真不要脸！”这位使女说，“多吓人呀，爱小姐，居然动手打起一位绅士，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打起你的小主人来啦！”

“主人！他怎么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个仆人？”

“你不是仆人，可你连个仆人也如，你靠人家养活，什么活儿也不做。去，坐在那儿好好反省一下你的恶劣行为吧。”

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把我按在一个凳子上。我挣扎着要跳起来，可她们那两双手立刻把我抓住了。

“要是你不规规矩矩坐在这儿，就得把你绑起来。”贝西说，“阿博特小姐，把你的吊袜带借我用用，我的这根她一挣扎就断了。”

阿博特小姐便动手从肥胖的腿上解那根要用的带子。她们做的这些捆绑准备活动，以及其中又增加的一层羞辱，反倒让我的激动稍稍平静了一些。

“别解了。”我喊道，“我不动就是了。”

我为了向她们做出保证，就用双手紧紧抓住凳子。

“记住不能动。”贝西说道。等她确认我真的屈服了，这才松开手，不再抓我。然后，她和阿博特小姐交叉着胳膊站在那里恶狠狠地望着我的面孔，目光中满是狐疑，好像不相信我是个正常人。

“她以前从来没这么干过。”贝西最后转向那个使女说。

“可她心里早想这么干。”使女这么回答道，“我常常对太太谈起我对这个孩子的看法，太太也同意我的意见。她是个小滑头。我还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年纪的小女孩有这么狡猾的。”

贝西没有接她的碴儿，但是没过多久便冲着我说：

“小姐，你该放明白点，你受的是里德太太的恩惠，是她收养了你。假如她要你撵出门，你可只好进贫民院了。”

听了这话，我什么也没说。对我来说，这些话并不新鲜。自从我开始记事起，听到的话里就有这种暗示。这种指责我靠人养活的话，已经成了随时留在我耳朵里的一种嗡嗡作响的陈词滥调，听上去让人感到痛苦难忍，但是我听着却似懂非懂。阿博特也附和着说：“你别以为太太好心让你跟里德家的小姐和少爷在一起生活成长，你就跟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将来会有很多钱，可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处在这个地位，你就得低声下气，凡事顺着人家才行。”

“我们跟你说这些全都是为了你好。”贝西补充说，声音并不粗暴，“你该学得乖巧、有用一些，那样的话，或许你能永远住在这儿。但是，你要是再这么由着性子撒野，我敢肯定，太太准会把你打发走。”

“再说啦，”阿博特小姐说，“上帝会惩罚她的。在她大发牢骚的时候，上帝会突然要她的命。到那时，看她能上哪儿去！得啦，贝西，咱们让她待在这儿吧，我可不想得到她的好感。等到你独自待着的时候，就做祷告吧，爱小姐。要是你不忏悔，准会有个东西从烟囱里爬进来把你抓走。”

她们走了，随手关上门，还上了锁。

这间红屋子是个备用的屋子，极少有人来这里过夜，其实照我看，从来就没人在这屋里睡过觉，除非偶尔有大批客人涌到盖茨海德府上来，才有必要用屋里的全部住宿设施。然而，这却是整个宅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里面摆着一张大床，床的四角有粗大的红木床柱和床幃架，上面挂着深红色的床幃，活像立在地板上的一顶大帐篷。屋子的两个大窗户上，百叶窗扇总是关着，窗户上半掩着的窗帘跟床幃用的料子一样，也是一样的图案花样。地毯也是红色的，床脚的小桌上铺着一张深红色的台布，墙壁的颜色是一种柔和的黄褐色，上面稍稍带着一抹粉红色。大衣柜，梳妆台，椅子等，都是抛磨得油亮油亮的老红木做的。在周围这些深色的环境中，床上高高堆起的褥垫、枕头都蒙在马赛出产的雪白床罩下，白得耀眼。毫不比床罩逊色的是摆在床头的一把座椅，上面也铺着雪白的坐垫，前面摆着一个脚凳。我